

草帽

张弯

男人领他走进院子的那一刻，他惊呆了。

除去行走通道以及一张简易桌子、几个凳子所占据的空间，其余地方都摆放着花草。月季，栀子，兰草，而栽得最多的是太阳花。他做过不少私家业主的零散活，这般喜欢太阳花的城里家庭还真少见。此刻七月，各种颜色的太阳花开得正艳。

所有的花都栽植在大大小小的花盆或泡沫箱中。

“师傅估算一下，在原地面加高十厘米，大约要多少黄沙、水泥与石子？我去买。”男人说。显然，他是这屋里男主人。

“五包水泥、八袋黄沙、十袋石子吧，若没其他地方要用，我就照面做饼，尽材料用。”他环顾一眼说。

“哦对了，这些花花草草要搬出来吧？”男人临动身时想起什么，似请教他，也似在暗示他。

他懂。这是与许多雇主相仿的、藏在言语里的狡黠，提示他搬花草的酬劳，已包含在做院子地坪的价格里了。

要在平时，他怎么也得还个价，哪怕加个三二十的也行。但今天他没有开口。这些太阳花让他有一种莫名的亲切。

一个院中同样栽着许多太阳花的场景在他脑海浮现。

那年他在乡村读初一。他们班六十多人，课桌摆得很密。他与小辉坐最后一排，前面是阿梅和阿花。

阿梅与他直。阿梅的辫子已超过她腰了。许多时刻，阿梅控制不住她的大辫子，总不由自主地往后面甩几甩。有时辫子搁置到他的桌面上，乌黑光滑，他忍不住伸手去摸，当然是轻而又轻地。有时那辫子又像鞭子，呼啦一扫，甩到正伏桌睡觉的他的头上、脸上。他很恼火，可揉眼一看老师在前台上坐着，便乖乖地擦擦口水，坐直身子。

那堂数学课，数学老师没来，班主任打招呼让大家自习后就走了。他收起看厌了的连环画，盯着阿梅的大辫子出神。

鬼使神差地，他将铁皮铅笔盒打开，开口朝前，推到桌子边。果然，阿梅的辫梢如所料地搭到铅笔盒沿口上。

辫梢在铅笔盒沿口上柔柔地滑游着。他用手轻推铅笔盒，随着辫梢移动。

小辉猛地伸手，将铅笔盒上盖按下，又迅疾缩手，作若无其事样。

阿梅感觉到了，头一摆，要收回她的辫子。

他亦看出小辉的恶作剧，赶紧去拿铅笔盒，他想放出夹住的辫梢。

未料因他的抢，阿梅辫子没能抽回去。然后阿梅再一挣，这回，铅笔盒挂在阿梅辫子上，甩出一条弧线，飞到她前面。

同学们

哄堂大笑。

惊恐中的阿梅一手握住辫子，一只手指扳开铅笔盒，愤怒一摔，文具飞溅四处。

阿梅脸通红，眼里噙了泪。

班主任来了，揪住他耳朵一直拽到教室外，拽到操场的太阳底下。

每天下午上课前在操场罚站十分钟，持续一周。班主任说。

他没有辩解，也没有说出小辉的“陷害”。只是那几天全是晴天，太阳格外毒。

罚站第三天，中午回家吃饭的阿花带来一顶草帽，路过操场佯佯地甩给他。

但只戴了几分钟，便被班主任收走。

他一点也不恨班主任，当时满脑子只想着阿花的好。

那晚放学，他绕到阿花家门前，没见到阿花，却看到她家院子里开着许多姹紫嫣红的太阳花。

初中毕业，阿花考上卫校，他成为打工大军中的一名泥瓦匠。

男人买回材料，换下衣服，在客厅中泡了茶，摆上果盘，不时邀他进屋小歇一下，还帮着拌、运砂浆。

中午，女主人拎着几份盒饭回来。

看到他在阳光底下擦额头的汗，女人对男人说：“家中不是有一顶我爸从乡下带来的草帽吗？也不晓得拿给师傅遮一遮。”

女人的乡音让他震了一下。

男人说：“哦对对，我咋没想起来呢。”

女人给他递盒饭时手机响了。

“单位有事，我得去处理一下。”女人朝老公及他笑了一下，又匆匆走了。

晚八点，他在灯光下给水泥地坪收最后一次光。

女人也在这个点回来，进门就喊：“来来来，吃包子，我们单位食堂的，还热着呢。”

而后，女人喊他点开微信二维码收款。

他嗯一声，用粗糙僵硬的手指点开微信上的“我”，发现不对，再返回，点右上角“收付款”。

一直在看着的女人忽然叫了一声：张小刚……你莫不是庐江泥河的张小刚？

为接活方便，他微信名就是自己姓名。

“我是阿花啊，我们是初一同班过的同学呢，我跟阿梅坐你前面哦。”阿花见他点头后，掩饰不住激动。

他腼腆地笑笑，一时不知怎么回答。其实中午他就从她的脸形及口音里已认出她。

“谢谢你家的……草帽。”片刻后，他意识到不能总这么窘着，找话说。

“你说当年那个草帽？别谢我，是阿梅叫我带给你的。”阿花说，“我后瞥时看到是小辉按的，你没跟班主任汇报，我也就没敢提，但我告诉阿梅了。”

“阿梅……如今怎样了？”他问。

“我有她微信，她在大市场经营建材店。来，我先加你，再把她名片推给你。”阿花急急地说。

“算了……都过去了。”沉默好一阵，他轻答道。



雾洒山林 张云 摄

老街如瓷

疏泽民

午后的阳光正好，一如我的心情。蓝天如洗，白云如絮，天空像彩绘了图案的天花板，盖在老街两侧整修一新的建筑上空。抬头望去，那些白墙红瓦的琉璃顶，保留原始风貌的马头墙、照壁，还有竖起的太阳能灯杆，全都拓印在蓝天白云的天花板上，似一幅古朴的画卷。

街上空无一人，唯有我和友人的脚步，放大了老街的幽静。

午休时间，老街正在打盹。我喜欢这样的幽静。没有了尘世的喧嚣，耳根清静，目光清澈，胸中涤荡着一股山间幽兰之气，吸得舒坦，吐得顺畅，有点相见恨晚。

我就这样喜欢上了这条老街。

在我有限的认知里，老街，总免不了陈腐气、苔藓味，甚至还有污水、垃圾的异味。但在这里，街面的麻石条换成了平整的水泥路，两侧的排水沟隐在水泥盖板下，整个街面看不到一丝泥尘、垃圾和污水，干净得可以随处席地而坐。旧时石凿的门槛洗得干干净净，摆在街道一侧居家的屋檐下，成为老街的装饰。有一户门前摆放着花钵，透过紧锁的铁栅栏，看到干净整洁的院子里种满了花草，月季、秋菊、鸡冠花开得正艳，空气中弥散着若有若无的暗香。有几处院子外墙用石块垒砌，紫色牵牛花攀上墙头，一脸新奇地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。我一时有些恍惚：是我作为客人闯进了它们的世界，还是它们作为客人走进了我的视野？

老街不长，一公里多点，很不起眼，但它有自己的名节和气场。三国时期，这里就有古峡雄关之称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党在这里成立了革命交通联络站，以“复兴商店”名义，秘密传递情报，护送革命战士，打通皖江抗日根据地与大别山地区的联系，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。

现如今，“复兴商店”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带院子的民宅，外墙上挂着“大关革命联络站旧址”的街牌，窗户和大院铁门紧闭，已不见往日喧哗。站在旧址前，久久肃立，久久凝望，耳边似乎隐隐传来密室内地下党的窃窃耳

语，隐隐传来街头紧急行进的笃笃足音。

历史刻进了老街的青石，沉进了老街的古井。此刻的老街寂静无声，缄默无言。老街见过的世面太多，它不想说，一切都写在史册里。

友人热情地告诉我，多年前，这里是北峡重镇，商家林立，生意兴隆，经济十分繁荣。北峡重镇三面环山，老街位于环山盆地，两条河流顺着老街在街尾交汇。老街泉水四溢，甘甜美口。这里的特产“大关水碗”独具风味，自古就有“无水碗不成席”之说，凡来老街的游客，必尝这里的水碗，否则等于没来过。水碗是特色招牌，余粉条，余鱼片，余肉片，鸡蛋皮，山粉皮，豆皮，青菜水豆腐，汤汤水水，盛在青花瓷碗里，犹如盛进了整座老街。那些吃水碗的食客，舌根立即生了津，围了一桌又一桌。

而现在，随着国道改道，老街上的知名特产“大关水碗”像长大后纷纷离巢的燕子，四散开来，水碗店在北峡大关乃至城区遍地开花，老街渐渐失去“街”的功能。但是，它的居住功能还在，一些创业者回到家乡投资办企业，把老街打扮得漂漂亮亮。老街虽老，但它活成了我们所喜欢的样子，犹如我在一堵石墙枯藤上看到的盛开正艳的喇叭花，推陈出新，生生不息。

许是老街过于幽静，友人打开手机，一首刚录制的民歌在耳畔响起。那是国家级非遗《桐城歌》的代表性传承人——岳冲村查月华演唱的《摘茶歌》，音域宽广，嗓音嘹亮，犹如空山鸟语在老街回荡。

传承与创新，让老街返老还童。

一位少妇坐在街沿麻石上，侧过脸，静静地看着老街，把自己剪影成时光的贴画。身边五六岁的小男孩和两三岁的小女孩，一脸天真地吹气球，也被剪成贴面的一部分。是游人，还是原居民？于老街而言，美食留胃，乡愁留心，不论是谁，结果都不重要了。

离别前，站在老街口，举起手机全景式拍摄。镜头中，老街如一只青花瓷碗，在深秋的光影里熠熠生辉。

